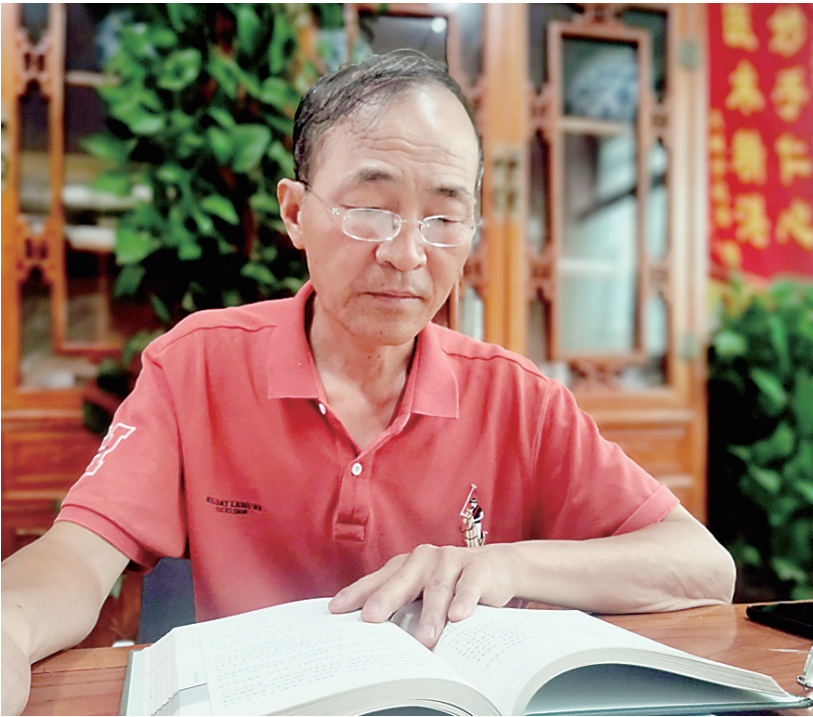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育德堂：
六代中医世家枕河居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

天气炎热，新华区维明路北侧一家药房门诊内，排队等候贾玉祥看病的人依然络绎不绝。把脉、问诊、开药，每位病人，他都极尽细致地诊疗。“悬壶济世”“医者仁心”等锦旗，挂满了整个屋子。此情此景，像极了他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……

医者，过去被称作“先生”。对于这个称呼，贾玉祥一直心怀敬畏。

“我们家祖上一直行医，到我这已经是第六代了。”谈起家史，贾玉祥难掩自豪。他身后，一摞摞泛黄的医书，就像开启了一段段尘封的历史——世代枕河而居的贾家，曾是沧州城有名的中医世家，开办“育德堂”，治愈了患者无数……

六代医者悬壶济世

贾玉祥的诊室紧挨着维明路，透过窗户向外望去，便能准确找到他家老药铺的位置。

“当年，我家住在鼓楼街上，就是现在的鼓楼那块儿。不远就是药铺，那一片又叫北门口。”他说。

当时，贾家的药铺名为“育德堂”，享誉四方。贾玉祥记得，他爷爷贾寿山在世时，贾家药铺仍颇具规模，四间房子，每天患者络绎不绝。贾家行医的故事，还要从第一代“贾大夫”说起。

贾玉祥曾听父亲说，贾家第一代行医者天资聪颖、自学成才，后来被选中，成为宫廷御医。

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，使得贾家药铺薪火相传，在沧州城内赫赫有名。到了贾玉祥的爷爷贾寿山这一辈更甚。

“那时，家里来看病的人不断，爷爷闭着眼睛，手指轻触脉搏，询问患者时，总是面带微笑、语气平和。遇到路远的，还留下一起吃饭。那些没钱的，爷爷就免费给他们看病。”贾玉祥说，爷爷除了看病，就是在屋里看书，一盏煤油灯，满屋书卷，常常到深夜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日本侵略者沿津浦铁路线迅速南犯，随后便占领了沧州城。听闻“育德堂”医术高超，日军曾多次邀请贾寿山前去军营看病，但都被严词拒绝了。

而这时的贾家“育德堂”正在秘密救治共产党伤员，还为前线运送药材，在战争时期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走出一代书法名家

除了闻名沧州的“育德堂”，贾家还走出一位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贾墨桥。他是贾玉祥的高祖父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贾墨桥生于咸丰年间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上过私塾，当过教书先生，从小练习书法，先后临过王羲之等人的字帖。后又写篆书、隶书。经过多年苦练，贾墨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他的字是篆隶结合，风流而苍劲，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沧州书法名家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在贾玉祥看来，高祖父贾墨桥有两个身份：医生、书法家。他不仅书法造诣高，而且医术精湛。

贾玉祥说，高祖父擅长治疗疑难杂症。相传，有一年，高祖父在诊所内接诊了一位外地患者。当时，这位

患者已经遍访了全国名医，依然无法治愈他多年的顽疾。最后打听到了沧州城“育德堂”的贾大夫，便前来看病。高祖父把脉完后，开了一张方子，并留下病人在家中治疗。一个多月后，这位患者竟奇迹般地康复了。

这样的故事，贾玉祥还能讲出很多。他曾听说，高祖父能把一部《本草纲目》倒背如流，哪个方子在多少页，是什么内容，都了然于心。这份才情，也成就了他书法上的造诣。

祖传秘方献给国家

像很多老沧州人一样，贾玉祥对运河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“我小时候，运河里还跑船，每天都到河边玩耍。”如今，走在运河边，清风楼、解放桥，新修的百狮园，甚至运河边的一片空地，都能勾起他的无限回忆。

大运河穿城而过，孕育了沧州千百年的辉煌和繁华。那时，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、煤炭、盐和瓷器途经大运河沧州段运往南北，中药材也是其中之一。

贾玉祥八九岁时便跟随家人打理药铺，父亲到运河边取药材都会带上他。“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就是独轮车，连自行车都少见。一麻袋一麻袋的药

材堆满了小车，父亲推着，我在一旁扶着。沧州城不大，从运河边走着就到家了。”他说，药材拉回铺子后，要迅速摊开晾晒。满院子的药材，家人各有分工，有的熬药，有的碾药，医术高点的就到前台随长辈们诊疗。

那股厚重的药味儿，至今仍在贾玉祥的心头弥漫。也因此，长大后的他，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医学这条路。他辗转多地求学，结合自家传承下来的中医经验，医术不断精进提高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贾家人的思想也随国情发生了变化。作为中医世家，他们觉得，祖上的医疗经验取之于人民，也应该用之于人民。因此，陆续把祖传的药方贡献给了国家。“育德堂”也从此销声匿迹。

但贾玉祥依然专注于中医研究，他在哪里看诊，不用做任何宣传，患者也会接踵而来。让他们信服的，是贾家精湛的医术，以及世代传承的仁义之心。

如今，每遇到家庭困难的患者，贾玉祥依然不收诊疗费，还免费为患者做针灸、拔罐和按摩。

业余时间，贾玉祥常常拿起毛笔挥毫泼墨，眼前浮现的是家族几代人治病救人的情景，耳边回响着运河的绵长水声……

百万美元。

“父亲获得过两枚勋章，1956年被授予大尉军衔。后来转业，工作也干得有声有色。”在杨家人眼里，杨清兰就是他们的骄傲。

一把军刀珍藏80年

1976年，杨清兰因病去世，享年60岁。但他对后代影响深远。受父亲影响，杨华东曾在部队服役21年，父亲的英勇、果敢、坚韧，时至今日仍令他难以忘怀。

“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辗转临邑、庆云，最后在沧州落脚。这把军刀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。隔三差五，他就拿出刀看看。我母亲问他这有什么好看的，他就说：‘这是日本鬼子侵华的罪证。’”杨华东说。

杨清兰到兴济毛鬃厂工作，给人的印象除了工作认真外，就是十分朴实、低调。杨华东说，一到阴天下雨，父亲就去工人家挨家挨户地看，担心他们的房屋漏雨。还有一次，单位调整工资，但是有名额限制。按照级别，杨清兰理应提高几十元。但最后，他把名额让给了那些家庭困难的人。

后来，杨家的这把军刀被外界熟知，曾有人想高价购买，但都被杨华东兄妹拒绝了。

这把军刀对他们而言，不仅见证了父亲英勇杀敌、浴血奋战的红色往事，更见证着80多年前日军血迹斑斑的侵略罪行。

“父亲去世时，他的身体里还有未取出的弹片，他是真正的英雄……”杨华东感慨地说。

红色记忆

80年前缴获于抗日战场

一把军刀牵出英雄往事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刀身细长、刀鞘锈迹斑斑，运河区75岁的杨华东近日向记者展示了一把军刀。他说，这把刀是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从敌人身上缴获的。昨天中午，记者来到这位老人家中，追寻这把军刀背后的故事。

年少参军打鬼子

杨华东展示的这把军刀，刀长1米左右，配有刀鞘。刀上面刻有不知为何意的日文。

拔出来看，刀身约两指宽，虽然刀鞘和刀把已经布满锈痕，但刀身寒气逼人，让人不由想起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的残忍、冷血。

这把军刀的由来，还要从杨华东的父亲杨清兰说起。

1916年，杨清兰出生在山东省临邑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12岁时，

父亲去世，他便跟着奶奶相依为命。那时，家中孩子多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小小年纪的杨清兰不得不跟着奶奶出门讨饭吃。年长些后，他就到地主家扛活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杨清兰家的平静生活也逐渐被打破。国破家亡，激起了无数爱国青年的满腔怒火，其中也包括杨清兰。随后他就离开了家，投奔到抗日队伍中来。

时间来到1942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卓绝的阶段。侵华日军不仅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扫荡、蚕食和封锁，而且在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等方面进行殖民统治。

此时的杨清兰，已经是临邑县抗日区小队的一员。他和战友深入敌后、发动群众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。

1943年，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惠民县爆发。

“后来父亲患病，在病床上曾跟我说，那一仗是埋伏战，地雷爆炸过后，还有几个日本鬼子冲下来和游击队员面对面打。父亲当时很勇敢，与日本鬼子拼死作战。最后，那一股敌人全部被消灭了。”杨华东说，也是在那次战斗中，父亲缴获了这把日本军刀，同时还有一匹马和一杆枪。战斗回来，部队首长为了鼓励杨清兰，就把军刀留给了他。

生命和心灵的礼赞

——记一位普通教师的追思会

杨金丽

6月24日，一场名为“生命和心灵的礼赞”的追思会，在北京金融街中海财富中心会议室举行。

现场，鲜花芬芳，肃穆中带着几分温暖、温馨；墙上，帧帧旧照，把人们带入86年的岁月长河。50多名亲友从各地赶来，追思他们心中的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老师、好师母、好姑姑、好婶婶、好小姨——孔秀兰。因为身体等原因不能到场的亲友们，还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，在线上参加了追思会。

孔秀兰与沧州渊源颇深。她是江苏张家港人，1954年至1956年在沧州一中求学，后考入河北师范学院（在京办学）。1964年，她与同学宋俊德喜结连理，成为沧州儿媳。多年来，她先后在河北蠡县缙营中学、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等校任教，多次受表彰，是一位兢兢业业、尽职尽责、深受学生和家長爱戴的好教师。

4月26日，孔秀兰因病辞世。生前，她留下遗愿：不开追悼会、不收礼金和花圈、不通知亲友，安安静静地走，骨灰撒入山川。两个女儿决定，两个月后，为母亲举办追思会，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。

24日上午9时30分，全场起立，面向正中孔秀兰的遗照默哀一分钟。照片上的孔秀兰，穿着她最心爱的红色衣服，笑盈盈地站在一棵绿树前，依然那么温暖慈祥。

一身黑衣的宋海燕庄重上场。作为长女，她也是这次追思会的主持人。她哽咽着却也十分坚定地说，妈妈，今天亲朋好友从大洋彼岸、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一起，共同回顾您的笑容，您的拥抱，您无私的奉献，您的智慧和坚韧，您心灵的纯美、生命的礼赞。大家用这种方式送您最后一程，做最后的告别。

现场，涌动着亲情、友情、夫妻情、母女情、祖孙情、师生情……其中，最令人心动的是丈夫宋俊德的讲述。

作为北京邮电大学CAD中心的创始人，宋俊德教授曾无数次登台讲座，这一次却是从来没有的凄怆伤怀。他回忆起1954年在沧州一中读书时初识孔秀兰，并由她介绍加入共青团，从此奠定了一生的缘分。他动情地讲述了婚后在10年两地分居情况下，孔秀兰乐观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，不仅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，挤出钱来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，短短几年就把一个乡村中学变成蠡县最好的学校。还把磨难当成教育两个女儿成长的财富，把善良、乐观、奋进的种子，深深种到她们心田。1982年，宋俊德成为公派美国的访问学者，一去几年，孔秀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。在她的培养下，两个女儿学业优秀，先后被清华、北大录取。宋俊德回国后，在学校创办CAD中心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通信方面的人才。她又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。“如果说我在中国通信方面有些功劳的话，其中60%以上

最后，在《送别》的歌声中，参加追思会的人们手举玫瑰花，依次向孔秀兰的遗像三鞠躬，然后把鲜花插在水瓶中。人生苦短，转瞬即逝，生命的终点谁也无法回避，但可以选以怎样的姿态离开。孔秀兰，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，生如夏花之绚烂，去如秋叶之静美，她的生死观深深地震撼了参加追思会的每个人。象征着生命意义的鲜花，也代表着众人真挚、深长的思念，盛开在孔秀兰的遗像前，也盛开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

6月26日，运河区西环中街街道办事处金狮社区组织开展了“同心庆七一·奋进新征程”文艺汇演。一首首动听的歌曲、一个个感人的故事，带领现场观众一同穿越历史长河，共唱心中赞歌，重温党的光辉岁月，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、居民弘扬红色精神，传承红色基因，永葆初心跟党走。

张福丽 摄

